

第六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——「齊魯文化」研習心得

陳碧玲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

山東，對我而言，是一個頻繁出現在歷史課本中的中國北方省份。從「登泰山而小天下」到「大明湖畔的夏雨荷」，都是我對山東的文字想像。商周記錄中，重要的貿易交流於此；春秋戰國時期，中國傳統文化奠基於此；唐宋元等朝，運河的建造帶來了此地沿岸的繁榮；明清之際，白話小說的薈萃聚集於此。清末民初的戰亂，多數發源於此。這麼想來，山東在中國的歷史發展中，似乎佔有重要的地位。然而，隨著近代的發展，它的重要性似乎也慢慢地為人所忽略。

今年，看到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的地點在山東，首先浮現腦海的是幾年前，陳尚勝教授到海大演講登州歷史的情景。在中國的中古歷史中，登州曾是一個重要的對外港灣，怎麼到了明清之際，這個重要的港口消失了，或許該說它不是那麼重要了！我想，或許該是一探究竟的時候。

為期 10 天的研習營之中，以齊魯文化做為主軸，往前探討，有龍山文化的考古脈絡，往後可見歷史、文學在山東的時空中發展著，這是長久沉浸於海洋文化中的我，無法想像的。趁著此次的研習營，我跨越了長江以北，來到位在濟南市的山東大學，一個充滿楊柳樹的學校，憑添了一股浪漫的氣息！

照慣例，此次的研習營分成田野調查和專題演講兩部分。專題演講部分，早早即已收到相關資料，眾多的文章及田野資料，感受到主辦單位及演講教授們對研習營的用心。看著這些文章，突然默默地意識到，我是否將這次研習營想得太歡樂了？果然，在最後一天大家的感言中，我才發現：是啊！這是一個強度超大的「集中營」。一天兩場的專題演講，到晚餐過後的小組討論及報告，大大地耗弱了已久未曾如此的我的體力，也令我不禁佩服起從早陪伴我們這些學員的李孝悌教授、王鴻泰教授、各組導師及兩位行政人員—麗芳姐、家豪兄！起碼，我們這群學員可以坐著專心聽講，但他們卻得時時刻刻地留意著每天活動進行的流暢度，引導我們該如何進行每天的活動及討論。

從第一天王德威教授的山東文學作家，到最後一天李孝悌教授的山東盜匪，頭尾相連，呈現出一種民風剽悍的山東文化。從鄭培凱教授的《金瓶梅》民間文化，到陳尚勝教授的登州歷史，展現出山東曾有過的繁榮。無論是黃進興教授的儒家聖域，或趙衛東教授的全真教研究，甚至是劉家峰教授的齊魯大學研究，在

在體現了山東特有的宗教文化。邢義田教授的「中原製造」，連結到顏娟英教授的佛教藝術，體現出山東獨特的藝術背景。方輝教授的考古經驗，令我憶起那幾年的考古工作，在田野間發掘的辛苦與快樂。10 個主題看似不同，但在冥冥之中，又能一窺其若隱若現的相互關聯性，對我來說，是新奇的，也讓我更加了解山東文化的多元。

然而，大量閱讀文章終究容易流於紙上談兵。個人認為，此次研習營對我而言，走入田野才是真正的重頭戲。為期 10 天的研習營中，有 5 天就在山東幾個重要的歷史景點中行走著，我想，也正符合了傅斯年先生所說的「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動手動腳找資料」。此次所去的田野，先是「登泰山而小天下」的泰山，只能說，不愧是中國第一神山，吸引了大量的旅客，令人無暇去感受他的莊嚴肅穆及神聖性，就忙不迭地被旅客推著走，但當到達山頂遠眺之時，突然可以感受到文人們登上泰山的那種感動。最令我有感覺的田野即是落在臨清及聊城的造訪，在大運河的歷史中，臨清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轉運站，它擁有全國最大的鈔關，佔有全國稅收的極大部分。但到達臨清之時，完全無法想像它曾經是那麼重要，也想像不出笑笑生筆下的繁榮大都市，更難以想像它歷經數朝的興盛面貌。站在昔有的大運河遺跡上，有種莫名的感慨，這座破落的城市究竟能否恢復其原本的面貌。當抵達聊城之際，同樣的感慨也出現在心中，尤其當我爬上光嶽樓的頂端，遠望昔有的護城河及更遠處時，這些因大運河所產生的城市，當他們面臨外來的挑戰，是否曾經想過他們的快速衰敗？山西會館見證過這兩座城市的興衰，也刻畫著它自身的枯榮。我想，我很高興我來過這些地方，讓我的文字想像躍然於紙上。

最後，非常謝謝兩岸的研究機構共同策畫這個研習營，在 10 天的學習中，我認識了來自各地的學員，大家各有所長，積極展現自我的專業，令人收穫良多。同時，也要感謝導師及同組學員的包容，討論期間，每每引導我易於進入當日的主题，也容忍我許多荒謬的言論。只是，這次的研習營內容雖十分豐富，礙於時日及主题，所去的田野均在山東的西半部，而未能涉及東部的海港城市，日後若有機會，也期望能夠一探山東海港及衛所城市的風貌！